



周桂笙旧译
伍国庆选编

岳麓书社印行

(外十种)

毒蛇

卷

目 录

□杨世骥论周桂笙·····	(1)
□毒蛇圈(法 鲍福)·····	(9)
□八宝匣·····	(229)
□失舟得舟·····	(266)
□左右敌·····	(292)
第一章 应聘·····	(292)
第二章 勘矿·····	(302)
第三章 窃探·····	(309)
第四章 遇美·····	(316)
第五章 应变·····	(323)
第六章 擒渠·····	(331)
第七章 仇陷·····	(338)
第八章 乔装·····	(346)
第九章 探穴·····	(354)
第十章 请援·····	(364)

第十一章 夜袭…………… (372)

第十二章 胜圆…………… (380)

□海底沉珠…………… (388)

□红痣案(法 纪善)…………… (428)

□妒妇谋夫案…………… (442)

□窃毁拿破仑遗像案(英 陶高能)…… (459)

□含冤花(英 培台尔)…………… (477)

第一章 家庭教育…………… (477)

第二章 赠篮与赠衣…………… (479)

第三章 惹苡冤…………… (482)

第四章 狱中之梅兰…………… (485)

第五章 诚实乃至宝…………… (485)

第六章 狱中絮语…………… (488)

第七章 梅兰发遣…………… (490)

第八章 慈爱之老农夫妇…………… (491)

第九章 洁白可爱之花…………… (493)

第十章 易簪时之教训…………… (496)

第十一章 狭路之相逢…………… (500)

第十二章 梅兰被逐…………… (502)

第十三章 墓下之巧遇…………… (504)

第十四章 爱米雷之告墓…………… (506)

第十五章 大树上之鸟巢…………… (508)

第十六章	光复洁白之名誉·····	(510)
第十七章	钻石之纪念·····	(511)
第十八章	松舍之酬报·····	(513)
第十九章	以德报德·····	(514)
第二十章	完全之结果·····	(516)
□ 飞访木星·····		(518)
□ 猫日记·····		(534)
□ 附录·····		(543)
《新庵译屑》序(吴趼人)·····		(543)
《新庵译屑》弁言(周桂笙)·····		(544)
《新庵笔记》序(任董)·····		(545)
□ 后记(伍国庆)·····		(547)

□杨世骥论周桂笙

大家谈到我国最早介绍西洋文学的人，都认定是林纾，殊不知周桂笙比林纾更早，可是现在已不复为人所记忆了。

周桂笙的翻译工作在质量方面虽赶不上林纾，但有三事使我们不能忘怀于他：第一，他是我国最早能虚心接受西洋文学的特长的，他不象林纾一样，要说迭更司的小说好，必说其有似我国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认欧美文学本身的优点的。第二，他翻译的小说虽不多，但大抵都是以浅近的文言和白话为工具，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学的人，恐怕要算他了。第三，他的翻译工作，在当日实抱有一种输入新文化的企图，虽然没有什么成绩表现（编者按：实际上是有功绩的。），他的一番志愿是值得表彰的。

当然，他有许多不可讳言的缺点：他翻译的东西每不注明来处，或甚至不注明作者的名字，即有标明着作者的，亦为译音，今已不可考知。还有他欢喜任意增删原文，譬如他的《新庵谐译》，短短的篇幅中亦随时可发现增删的痕迹。最糟的是他

对小说的认识并不全备，常闹笑话。如他翻译的那篇《自由结婚》（载《月月小说》，后收入《新庵九种》），标明为小说，实际不过是报纸上一段社会新闻，这正和林纾将小学教科书里的故事当作小说一样的不可原谅。他的鉴别能力之薄弱，与其他初期翻译界的人不相上下，这也许是迎合读者兴趣的原故。可是输入所谓侦探小说到中国来的，他却是最力的一人。侦探小说的名词由他而成立，许多人都跟着浪费精力和时间，去创作或翻译这种无聊的东西，一直到民国六七年间，鸳鸯蝴蝶派的文士们还在大写其武侠小说，也就是中国式的侦探小说，不能不说是受了他的影响。

周桂笙，字树奎，一字辛盦，又作新庵。上海人。曾肄业上海中法学堂，治英、法文。最初在梁启超所编的《新小说》杂志投稿，后来汪庆祺创刊《月月小说》，聘吴沃尧（即我佛山人）任撰述编辑，聘他任译述编辑，遂得专心从事小说的翻译。自谓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传奇、弹词凡二百余种，当时新译新著小说亦百余种，英、法两国小说各三百余种，美国小说亦不下一百种，其余短篇之散见杂志日报中的亦数百种，总计约千余种（见《新小说》所载“新庵小说小话”。）。他与沃尧交谊最厚，是当时上海文坛的两大重镇。沃尧每有一新计划，或成一新作品必先就正于他。沃尧曾说：“余旅沪廿年，一无所成，惟得识周某，亦不虚此行矣。”（见吴《新庵谐译》序）他中年曾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并独资经营航业。鼎革前与民国诸人往还甚密。民国元年，为李霞荣编辑上海《天铎报》，这是同盟会的一个言论机关。他的私生活很俭朴，只是好饮酒。曾两游日

本。以民国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他的翻译就我所看到的，计有：童话《新庵谐译》一种，随笔《新庵译萃》一种，小说《毒蛇圈》（法鲍福著）、《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木星》、《海底沉珠》、《红毡案》（法纪善著）、《含冤花》（英培台尔著）、《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英高陶能著）各一种，另有《新庵五种》、《新庵九种》，系所译短篇小说的结集。其他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及其他晚清杂志报纸上者甚多，均未可理董。

《新庵谐译》凡二卷（光绪廿六年上海清华书局排印本，周氏哲嗣曾迭藏有上卷，我有下卷。），是他最早的翻译，卷上系节译《一千〇一夜》，卷下是童话，大抵出自《伊索寓言》一类的书。当日他能注意到一向为人所漠视的儿童文学，实是很难得的。兹录《一千〇一夜》中丞相讽喻其女希腊才的一段寓言，以见他的译笔：

某商人，豪于货，市肆之外，别置田园，以为畜牧。牲畜既繁，嘶鸣之声，不绝于耳。念此必有所言，第人不能辨耳。会有通兽语者，商欲学之，而其人靳不以授也。商乃设誓曰：“使吾通兽语，有所闻，必秘之；其有以兽语告人者，天将谴我。”其人乃授之，自是商亦通兽语矣。尔时国俗重驴而轻牛，驴惟显者得乘之，牛则司耕耨而已，商以驴牛之贵贱悬绝也，共置于一棚，俟于侧，又察其所言。无何，牛鸣，辨之牛与驴语也。言曰：“吾与若同为兽类，尔之乐，殊令人景仰无极也。有仆人随侍而顾复之，浴则为尔浴，食则为尔食，充肠者大麦，解渴者清泉，而终日暇豫；不过主人偶出，尔馱之一往返耳。尔之遭际，视我为何如也！以耒耜为羁勒，于泥泞为前驱，仆人执鞭俟于后，其有不前者，鞭撻横加焉，以耒耜之笨重，加之于己，无殊桎梏，益以

摧迫，遂使我肩项间无完肤；自晨至暮，役始毕，所果腹者，又皆粗粝，我之遭际，视尔为何如也！虽不欲妒尔，不可得也！”驴曰：“此尔之自苦耳！使尔非多力而耐劳，曷至于是，且尔何驯哉！不知畜角以施其威，不知顿足而示以怒，造物之与尔自正者，何弗备，尔自昧而弗用耳！彼以粗粝至，嗅而去之，彼能不以精者来乎？能如我言，必有大验，尔其知我感我！”牛以为良言也，谢之。明日佃者役牛，则倔强不受役，驱东，则西之；驱西，则东之。盖有所受于驴也。日既哺，牵之归棚，则触角狂吼，佃者却步走。又明日视之食料不动如故，牛颓然卧作呻吟声，佃者以其病也，走告商，商曰：“牛病乎，以驴代之！”即以役牛者役驴，亦以待牛者待驴，勿姑息也。于是驴踴蹶，终日且受鞭打及夕，归棚，已困顿欲死矣。

他后来翻译的各种小说，笔调大抵类此。当日介绍西洋小说并不为人所重视，林译小说的盛极一时，是因为利用那一手“继承方、姚道脉”的古文做工具，而周则完全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在当日翻译界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此使得任何爱好西洋文字的人皆有从事介绍的勇气与决心，稍后，吴棹、陈鸿壁、伍光建、方庆周、罗季方、包天笑（包为鸳鸯蝴蝶派文人，但其初期翻译的态度是很严正的。）诸人，都多少受到他的诱发。他的《左右敌》、《八宝匣》、《得舟失舟》、《含冤花》诸译，就技巧言，皆不失为很好的文字。如《左右敌》中的主人公高德文，自叙为了拯救欧夫人和爱兰遇难，及化装脱险归来，爱兰初犹不识的一段：

我（高德文）一时之间，受之恩宠，亦不自知将如何而后可；惟觉一阵心酸，感极而泣，乃不知不觉，以手把爱兰之臂而言曰：“止休，止休！毋高声而语！须防隔墙有耳也！”既乃徐徐低声问之曰：“噫，卿

其不识我为何人乎？”当此之时，我见其始而骇诧欲绝，继而欣喜欲狂，于是惊顾却立，几乎昏瞶而倒。我随手扶之，始得免于倾跌，顷之。转悲为喜，笑容可掬。时欧夫人亦已起立，我三人遂相偕至内堂中，坐既定，爱兰即言曰：“不意今日复得与君子相见也，特未知今日作如是装束者，其意果何在耳？”我不遑答，但问曰：“别后颇相念否？仆固无日不心驰左右也。”夫人闻之惊曰：“爱兰，是岂故人高德文君耶？”爱兰愀然曰：“然也，母岂未之识耶？”夫人曰：“既作如是装束，宽袍博袖，行动皆异，俛复能辨之者！但我尝闻之汝舅，谓高君已被害矣。当时判案之情形毕竟若何？可请高君详言之。”我遂对之曰：“其言诚不虚，盖我之于死，已间不容发，而今卒得不死者，乃侥幸得免耳。故彼之谓我已死，殊非过言。”夫人闻之，亟亟问故，我乃以审讯时种种可笑之状，一一为夫人女公子详述之。继之以匹马驰突，艰险危迫之状，与夫中弹落马，坠崖昏瞶之事，二人闻之，皆惊心动魄，恐怖万千，战战兢兢，不寒而栗；终之以印人之驰救，教士之设策，热心效力，皆不愧为使人义士。二人听述至此，则又肃然起敬，穆然神往，向之切齿怒目者，至是皆一变而为眉飞色舞矣。夫同是我一人口中所述之言，不解何以述及前之种种，则令人可恨如彼；述及后之种种，则又令人可喜如此！

其辞朴质条畅，将久别重逢、惊喜万状的情景，曲折传达，委婉并不下于林译。

他的《毒蛇圈》二卷（初载《新小说》杂志，光绪三十年有广智书局单行本。），是用白话翻译的，不失为一部最早的直译的小说。第一回开端是父女两人的对话，其体式在中国小说界尚是最初一次的发现：

“爹爹，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话虽如此，然而今天

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的。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动手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没有的话，这都是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兴了。”“请教我怎么还会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年纪已经五十二了，这些人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五十二岁！姑娘，请你不要把我年纪来弄错，这不是说错了我的日子，犹如咒我一般吗？至于讲到这顿酒，却是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会中的朋友，差不多还有许多没有见过的呢！然而内中有一个，是我很相好的。此人与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奖呢？难道我真为的是吃一顿么？”“喂，可不就是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像么？这样东西大家都以为好，我却见了他就要生气。自从你动工以后，我连像馆里都不愿去走动了。今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为的是他！如今你钱也有了，现在的享用尽够了，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做什么呢？”“哼，我们曾有什么钱，这份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万法郎的进益，现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所以替你经管，再等两三年，我就应该交还给你了。要是你对了亲，嫁了人，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夫执掌了。”“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你总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是丢开你呢，本来也是舍不得，然而你也总不能说是一定要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为我还想长长久久的多活上他几年呢！”“丢开我吗？为什么呢？我也并没有一点意思要丢开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说明白，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我们大家总得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呢。这间屋子住三四个人也还住得下去：你老人家应得在楼下一层，才与像馆进出方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我们两口子住在第二层；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姊做个外房，她是年轻力壮的人，再高住一两层也不要紧。”“好呀，好呀，你已经打算得那么周到了吗？既是

这么着，你索性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吧。可见得古人说的，你们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照这样看来，恐怕谁都要疑心你拣着个老公了呢！”

他在书首并特为郑重地注明：“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毒蛇圈》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乃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笔，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弗以不健全讥之！”他这种下意识的介绍，在当日即发生了迅速的策应，《毒蛇圈》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第一卷第十二期载有我佛山人的《九命奇冤》，其开端即叙述一批强盗的对话，自然是模仿这种“欧化”的体式的。

他的翻译工作虽仅限于文学方面，但他实有一种输入新学术新思想的企图。他于光绪三十二年曾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其宣言云：“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怒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蒙窃惑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困，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

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见《月月小说》第一期附件）这种论调就在今日，也仍不失时效，可惜他当时孤掌难鸣，同志缺乏，加以他本人又复能力有限，所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就。在介绍西洋文字仍为当前急务之今日，我来介绍几位翻译界的先驱者，所以自惕，或者不为浪费笔墨吧。

（原载新中华丛书《文苑谈往》）

□毒蛇圈（法 鲍福）

第一回 逞娇痴佳人选快婿 赴盛会老父别闺女

“爹爹，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

“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

“话虽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的。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象我一动手，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

“没有的话。这都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兴了。”

“请教我怎么还会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年纪已经五十二了，这些人已有三十多年没有见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五十二岁！姑娘，我请你不要把我年纪来弄错。这不是说错了我的日子，犹如咒我一般吗。至于讲到这顿酒，却是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会中的朋友，差不多还有许多没有见过的呢！然而内中有一个人，是我很相好的。此人与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奖呢。难道我真为的是吃一顿酒么？”

“嘎，可不是就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像吗。这件东西大家都以为好，我却一见了他就要生气。自从你动工以后，我连相馆里都不愿意去走动了。今天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为的是他。如今你钱也有了，现成的享用尽够了，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做什么呢？”

“哼，我何曾有什么钱！这份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万法郎的进益。现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所以替你经管。再等两三年，我就应该交还给你了。要是你对于亲嫁了人，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夫执掌了。”

“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

“你总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丢开你呢，本来也是舍不得，然而你也总不能说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为我还想再长长久久的多活上他几年呢。”

“丢开我吗？为什么呢？我也并没有一点意

思要丢开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说明白，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我们大家总得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呢。这间屋子住三四个人也还住得去，你老人家应得在楼下一层，才与相馆进出近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我们两口子住在第二层。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姊做个卧房，她是年轻力壮的人，再高一两层也不要紧的。”

“好呀，好呀，你已经打算得那么周到了吗？既是这么着，你索性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吧。可见得古人说的，你们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错的。照这样看来，恐怕谁都要疑心你已经拣着个老公了呢。”

且说当时他父亲站在大镜子面前，望着自己的影儿，在那里整理他那胸前白衬领上的带结儿，就是方才他女儿说他穿得不正的东西。他女儿却坐在火炉子旁边烤火，低了头一停也不停的在那里拨弄炭火。原来这位小姐，生得天姿国色，正是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而且束得一搦的楚宫腰，益发显得面如初日芙蓉，腰似迎风杨柳。她的父亲却与她大不相同，父女之间，没有一点相像的，生成浓眉大眼，粗臂阔肩，矮壮身裁，拳曲头发，颌下更生就一部连鬓的浓须。一双手是用惯了锤儿凿子的，那既

粗且硬的情形，更不用细说了。他的品性，却是老成正直，不失为一条强硬好汉。

闲文慢表，且说当下因为他说疑心他女儿有了老公，所以他女儿含着羞问道：“倘使我真是有了个人儿，你说怎么样呢？”

“噯，那是什么话！儿呀，你可要好好的记着，你爹爹没有答应，你是不能嫁的呀！”

“我也知道是如此，所以才对你说呀。”

“那么说你真是有了，但不知你的老公是在哪里找得的呢？”

“在史太太的客厅里。”

“吓，哈哈，那么我懂得了，你为什么常常的要到她那边去。她这个老糊涂，只晓得常常的请客，你还屡次的拉我同去，我总不愿意往她那里去走动。”

“你看，这都是你自己错过的了。要是你肯去走走，早就可以看见你那个！”

“什么我那个？”

“你那个将来的女婿呀！”

“我的将来的女婿么？你好快呀！妙儿！来！来！你把那话说得明白一点儿。我本来不是个刻薄寡恩的父亲，我也很愿意你嫁一个相当合意的人儿。然而这件事，我总要作一点主。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且告诉你，从来有那些人，

专门在女孩儿身上用心，其实他的用心是假的，他一意只垂涎在那副妆奁上，你可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平生最不喜欢那种贪利的人，他们知道那位年轻姑娘有了一二十万法郎的赠嫁，就妄想非分，竭力运动，最是恶习。如今你的意中人，到底是谁呢？不是一个技艺中人吗？”

“并非并非。此人可是很欢喜美术的，他也很佩服你老人家的本事，然而他却并未曾动手运过一个锤儿，拿过一把凿子呢！”

“你说他佩服我的本领么？算了吧，不要他拍马屁，他连我的生活都没有见过呢，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起头本来要投身到交涉场中去办理外交，后来又改了主意。他有二万法郎的进益，就靠此度日。平时最留心的是史鉴，所以他天天在公家藏书楼里消遣。到了晚上，他们另有社会的。他今年刚刚三十岁，长的很好看，很和善，他也很爱疼我。”

“总而言之，他是样样式式都好的了。”

“不，他有一样不好，他是个世袭的伯爵。”

“哦，一个伯爵，你要嫁一个伯爵，你知道你是个石匠的孙女儿，你老子铁瑞福当初还当过苦工的呢！这个你都告诉了你意中人没有？”

“都讲过的。他说你要是肯招他做女婿，还